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八十九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八十九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漢高祖劉邦

附田儼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西九

0 1 2 3 4 5 6 7 8 9 2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九

亂北魏爾朱榮

魏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爲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川因爲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爲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旣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瘠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爲酋長代勤太武敬哀



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
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驛代勤仍令
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
意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爲常父新興繼爲酋長
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祝之求畜牧蕃息自
是牛羊馳馬日覺滋盛色別爲羣谷量之朝廷每有
征伐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
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
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
軍秀容第一領人酋長傳爵於榮榮潔白美容貌幼

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陣之
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
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
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
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爲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
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秀容人乞伏莫干等反榮遂
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榮率衆
至肆州刺史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
生爲刺史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時胡太
后再臨朝嬖佞用事政事縱弛恩威不立盜賊蜂起

榮勢強盛魏朝憚之榮用高歡計常與元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率精騎三千更援相州太后疑之報賊勢已衰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為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畧無以萬全臣愚以為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汴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併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

外亂
內亂

勢可分遂勒兵招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紇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紇等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帝帝暴殂太后立皇女為帝大赦既而下詔稱潘瓦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釗即位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一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

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率鐵騎趨哀山
陵剪誅奸佞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于今
矣榮乃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
帝鳩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
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可敗更召宗親推
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
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
奚毅及蒼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
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
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

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
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
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
帝卽位詔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
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太原王及渡河太后乃下髮
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
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
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卽遣胡騎
四向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
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

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等俱出帳榮先遣其黨在帝左右相與爲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卽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曰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雋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從是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旣滅爾朱氏與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

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主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旣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卽欲向北爲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沈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成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光明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

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寢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卽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明帝嬪欲上立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羸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于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還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過請追贈河陰死者自諸王至白身有差子孫聽繼封爵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

逃亡者亦稍來歸關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留京爲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爲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雋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盜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

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衆率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師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

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于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旣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已出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爲魏王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進榮陽虎牢並不守直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

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與駕於是南趣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渡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竝固執以為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榮乃令都督爾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榮尋還晉陽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

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雋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令神雋以階縣不奏別縣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於忿怒神雋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為河內諸州欲為倚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

史記卷之九十九 晉書卷之九十九 晉書卷之九十九

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妬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卽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爲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旣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爲貴先是葛榮旣平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寅擁衆幽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

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寅並檻車送關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卽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

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爲樂焉列國而進雖阻險
不得迴避其下芒芒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勲業
宜調政養人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王不能自
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
乘時作亂譬如奴走禽獲便休頃不受國大寵未能
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
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汗朝貴入圍
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
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
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

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
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
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
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錫故以意
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晤
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
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
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未向
京言看皇后旣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
陽王徽侍中楊侃李或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

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暉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議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爲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言

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不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爾朱爲人主上又聞其在北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顥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幾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

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
 聞奚毅又見求聞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為
 榮不告以情及知毅亦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
 或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
 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徽又曰榮慮殿下
 終為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
 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既有圖
 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割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
 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
 脫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

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帝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
 西林國譙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
 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
 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温子
 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上
 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
 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况未必死寧與高貴
 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
 即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
 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

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
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王曰榮數征伐腰間有
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
於光明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
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
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
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
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
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光明殿東序
中西面坐榮與天穆竝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

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魚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
向御坐帝拔于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
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八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
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
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榮雖
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止以馳射為伎藝每入朝見
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
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
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女亦不免隨
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歌虜歌為樹梨普梨

之曲見臨淮王或從容問雅愛尚風素固令爲勅勒舞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愠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于手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卽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傷人以頭相繼擊死而後已子文畧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張永興馬上彈琵琶十餘曲試使文畧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子其慎之文畧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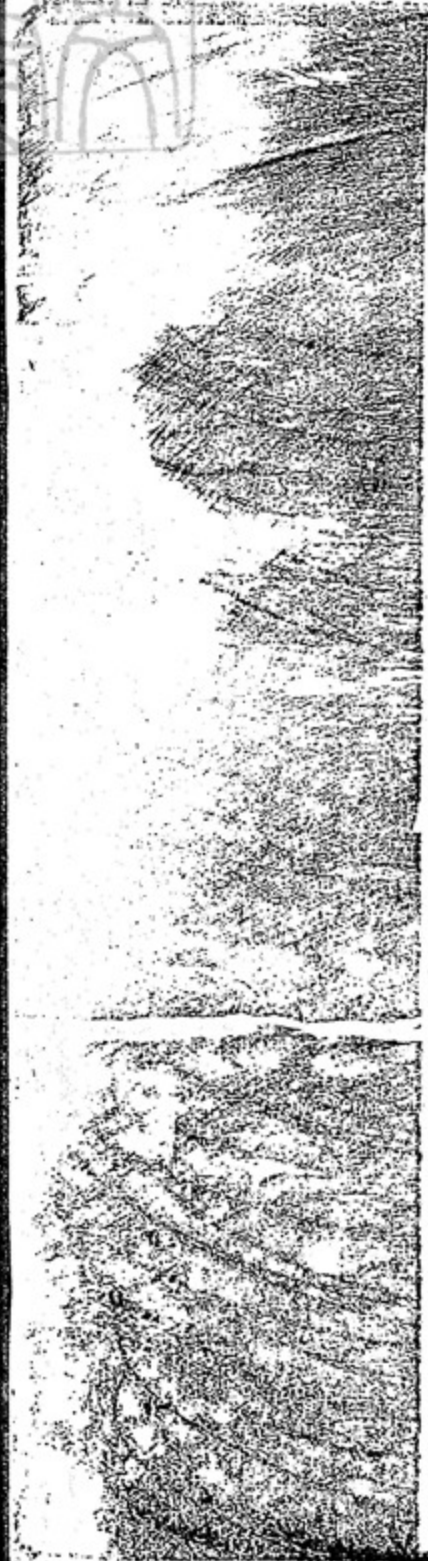
十死持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及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畧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敵以好婢賄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畧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盈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畧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遂伏法文畧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爾朱兆榮從子榮死

兆自汾州據晉陽彥伯仲遠世隆度律榮二弟仲遠
徐州刺史榮死仲遠自滑臺率衆向京師榮死時世
隆自京師奔河橋天光榮從子雍州刺史榮死自關
中率衆向洛陽爾朱榮之誅也是夜爾朱世隆出自
部曲走屯河陰世隆欲還北司馬子如曰當此之際
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分分兵守河
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
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強不敢叛散世隆從
之攻河橋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高昂從榮至
洛榮死魏主引見勞勉之其兄乾亦自冀州馳赴洛

魏主以軋爲河北七人使昂爲直閣將軍使歸集鄉曲
爲形援送之河橋與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
令士卒致死京師倘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
涕受詔昂援劍起無誓以必死十月世隆遣爾朱拂
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郭下魏主遣人謂之曰
太原王立功不終因圖釁逆罪止縶身餘皆不問若
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
涕泣羣胡皆痛哭聲振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
一日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不克世隆亦收
兵北遁詔行臺源子恭鎮大行丹谷築壘防之汾州

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
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卽位世隆兄
仲遠亦起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
外微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群臣有獻策者輒勸
勿納又靳財貨賞賜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
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仲遠陷西兗州賀
拔勝與戰不勝降之兆遂輕兵涉河騎叩宮門宿衛
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屢呼
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樸殺皇子縱兵大掠殺
臨淮或等世隆仲遠皆至洛陽兆責世隆曰叔父在

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謝
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初魏主殺爾朱榮詔河西賊
帥紇豆陵步藩襲秀容至是步藩南下兵勢甚盛兆
留世隆鎮洛陽並還晉陽以禦之遷魏主於晉陽竟
弒之三級佛寺



梁侯景

侯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魏末北方大亂乃
 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
 紹宗未幾紹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為定州刺史始
 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
 眾降仍為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
 當離此反故鄉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
 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
 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
 歸得泰失景於事亦益歡乃止後為河南道大行臺

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盡請兵三萬橫行天下
須要濟江縛取簫衍老公以作太平寺王歡壯其言
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使任其已之半體景右足短
弓馬非其長所任唯以智謀時歡步將高昂彭樂皆
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系突爾勢何所至及將
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奸人易生詐偽大王
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
子弟弗之知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
王沒吾不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其世子澄
矯書召之景知偽懼禍因用行臺郎王偉計乃以太

清元年二月遣使請舉函谷以東遐丘以西荆襄以
北十三州內附上表求降梁武帝詔群臣廷議僕射
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帝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
竟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
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帝意
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裏何以致
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帝由是
納之於是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
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位爲渤海王遣
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

東荆北兗請救于西魏西魏遣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于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兵至汝水魏兵夜遁雅仁乃據懸瓠時景將有北歸者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楊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

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畧大舉攻東魏彭城以貞陽侯蕭淵明爲都督淵明軍敗見俘景乃遣王偉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其兵力使還主魏須渡江許卽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初歡疾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跋扈之志願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還汝及景叛澄遣紹宗討景景初聞遣諸將無不爲所輕者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解卑兒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與蕭淵

明戰於彭城景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乘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亮使前而擊其背東魏兵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然其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以此被擒及紹宗追景景士卒數萬人馬數千匹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雄雌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俟風止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

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克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光軍于水北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射光馬洞曾光易馬隱樹傍又中之退入于軍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儀同段韶夾渦而軍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相持連月梁太清二年春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

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上卒並北人不樂南度。其將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盡喪其士馬及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破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既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為監州，韋黯所不容，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謀。」

可說下也。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勅，不敢開門。」景乃遣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為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我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畧，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為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欲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使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卬翼之遇，歡墳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

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此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受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梁主不能用帝是時以鄱陽王範鎮壽陽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



所藏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35 〇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東
京
研
究
所





繫謝舉朱異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
 言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知吳老公
 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
 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
 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討屬
 城居人悉占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
 女悉以配將士又啓求錦萬匹為軍人袍巾領軍朱
 異議以御府錦署止克頒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
 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
 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

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淵明遣人奉啓還梁述
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乃華淵明
當別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之懼馳
啓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又聞遣徐
陵使魏不知所爲元真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
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矣之何不少忍真益懼奔
還建鄴具以事聞以真爲始與太守景又招司州刺
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
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
何能爲役因謂範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耶並

抑不奏聞景所以奸謀益果乃言上曰高澄狡猾寧
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
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好邪之臣一旦入朝乃
致囂囂寧堪粉骨投命讐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
督如其不許卽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耻
亦是三公盱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
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
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
曰大王亦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願思立效正
德大喜許爲內應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

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為辭以為好臣亂政請帶甲入朝景之來歸也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景使至校景實以是日定計故遂納之至是景叛先攻馬頭木柵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以折箠笞之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戶兼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常侍

裴之高為東道都督同討京濟自歷陽又令南徐州刺史邵陵王綸持節董督眾軍景聞之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京都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令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僞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破譙州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鍬降鍬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至禍若朝廷徐得為備遣羸兵千人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使鍬為導是時鎮戍相次

啓聞武帝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尚曰景必無度江志遂寢其議十月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載菽實擬濟景景至江將度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追爲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卽分襲姑熟遂至慈湖於是詔以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景至朱雀

航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采色尚青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開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正德游軍復閉航度景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洵懼石頭降景景遣其儀同千子悅據之景射啓城中曰陛下若誅异等臣卽斂轡北歸梁主將誅之太子曰賊以誅异爲名耳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

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墻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並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驢狀以擣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既不尅士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景既啓求誅朱异等城內亦射賞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苗四匹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給言景已梟首景守將葉城走壽陽鐵得

入遂奔尋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為帝即僞位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將率數百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保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初景主都便唱云武帝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與駕巡城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脣滂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尅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

軍摠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畧交尸塞露富室豪家
恣意哀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
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黠奴乃與其儕踰城投
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詬
曰朱异五十年宦仕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
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平倉既
盡便掠居人爾後米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
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
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並出從
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求以

甲士三千人來降以景首應黜遣人夜踰城入密啓
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悅使詔桃棒事定許封河南
王鑄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
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卽
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
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
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
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擒侯景簡文見其言愈
疑之朱异以手槌脅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
人魯伯知告景並烹之至是邵陵王綸等馬步二萬



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景黨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衆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口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

攻城以火焚城東南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捍以烏笙山峰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客配二山交稍以戰鼓叫沸騰昏且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毀外山擲雉尾炬燒其櫓堞外山崩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壑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死積城下賊又掘城東南角城中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

宋焜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爲洪波矣十二月封山侯正表以鍾離叛附侯景立柵以斷援兵帥衆襲廣陵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襲破之正表遂降於東魏是時將軍羊侃卒城中益懼三年正月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翰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樓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狗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

賊乃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自東道集于南岸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赴援營于洲子岸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衆繼至旣而鄱陽世子嗣羊鴉仁等率衆渡江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讐敵無有關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旣而中外斷絕有獻計

作紙鴉繫以長繩藏勅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其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腩味頓絕簡文上厨僅有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燻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至是殲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蓋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爲薪撿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針馬御其露厨有乾苔味酸醜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實於是稍行

腫滿之疾城中疾死者大半初景之未渡江魏人遺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矜愚將爲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爲讖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帝痛惜特贈僕射時景軍亦饑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兵或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僞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

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
 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使許和更思後計
 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
 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
 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
 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王偉入城為質遂於
 西華門外設壇遣僕射王克上甲鄉侯韶與王偉等
 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
 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蕭會理前青冀
 二州刺史蕭退率眾三萬至于馬印州景慮北軍自

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率勒聚南岸勅乃遣北兵並
 進江潭苑景遂運東城米千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
 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
 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卽以奉還朝廷時湘東王繹
 師於郢州之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
 陽王慥頓江津皆淹留不進既而有勅班師湘東王
 欲旋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
 及渡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
 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
 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于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

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後軍號令不一終無
勤王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
東王等兵又得城中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
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王陵穢宗廟
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
十失曰陛下崇饒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恠為嘉禎以
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
為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鄙雜更
始趙倫之化也豫章讐父邵陵冠布石虎之風也修
建浮圖四民饑餒笮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

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幾政以賄成諸閹豪盛
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邵陵所在殘
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
伏願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
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梁主覽啓慙怒三月以景違
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環甲者二萬
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台八九乘城不
滿四千人率皆羸懦橫尸滿路而衆心猶望外援柳
仲禮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
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督督不救若萬

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置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喟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以為意梁主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老賊何由平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為景所敗景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夜引景眾登城堅弟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卧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

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為念景乃先使王偉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為奏所以入朝而奸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僂首不言景出謂人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

人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既而景屯兵西洲使爲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援軍並散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及羊鴉仁等

並開營降賊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梁主梁主不與言見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景遣仲禮歸司州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官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刃欲入不得景更以正德爲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正德入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請以宋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

月感疾餒崩於文德殿景秘不發喪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卽位時東揚州刺史蕭太連據州吳興太守張曠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遊得其書縊殺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簡文帝綱大寶元年正月邵陵王綸自鄱陽進至九江

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爲假黃鉞都督承制三月侯景取梁主之女溧陽公主甚愛之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並令走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及發景卽與溧陽主共擬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車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景與其僞儀同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絃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

樂上爲笑曰承相勿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
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舞景卽下席應弦
而歌上顧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
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床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
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
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
景卽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夜乃罷時江南大
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
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芟實
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

終死山澤其絕粒久者烏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
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相交枕籍待命聽終於是
千里絕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虛於
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春確有犯法者擣殺之
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
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咲
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
有犯則刑及外族是時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鄱陽
王範據盜城與江州刺史蕭大心相猜無復討賊之
志大心築壘藉亭以備範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

所得食多餓死憤恚而卒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鮑泉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綸遣其子礪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久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礪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其世子方諸爲刺史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遣使請降

于齊據汝南城魏將楊忠攻破城執綸殺之投尸江岸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旣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景出禦西兵于只磯東昌王會理誅誅王偉事泄被殺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搆扇遂懷逆謀大寶二年是年齊高洋篡東魏稱帝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旗聯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經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懷曰賊若分

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危殆此上策也身頓長沙狗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無所多憂及次巴陵王僧辯沈船卧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繹遣將軍胡僧祐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耳百姓雖死不從之八月景乃廢簡文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卽帝位改元爲天正元年初

景旣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旣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神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諫不可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爲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爲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十月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絕衆心景因使偉弒之謚曰明帝景司空劉神茂等以東陽歸順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尋又矯蕭棟詔禪位封蕭棟爲淮

陰王幽之景三公之宮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四馬孤行自執羈縶以宋子仙任約為佐命元功並加三公之位王偉索超世為謀王景遣將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建康景又為大劉確先進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衆觀之以示威元帝承聖元年三月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齊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卧良久方起嘆曰咄咄咄誤殺乃公初景之為丞相居于西州將卒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資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篡

恒坐內不出舊將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為十人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西步上連營立柵至於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陳霸先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騎棄稍執刀左右不動衆遂大潰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王偉按劍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衛士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

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
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逡巡嘆息久之乃
以皮囊盛二子掛馬鞍與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
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臺城門開裴之橫入宮縱
兵蹂掠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三軍縞素踊於
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收圖書八萬卷歸江
陵杜弼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次航南岸極目
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纜渡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
於寇賊號叫徹於石頭僧辯謂為有變登城門故亦
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

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
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
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既而侯瑱追及景衆
未陣皆舉幡乞降殺之送于王僧辯景不能制乃與
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于水自滬瀆入海景
納羊侃之女孫為少妻以其兄鷗為庫直都督待之
甚厚隨景東走密圖之景下海欲向蒙山北走巳卯
景晝寢鷗與海師云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
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州景覺大驚將走廣陵鷗拔
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為三効力多矣今

至于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蒼白
刃交下景欲投水鷄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
挾船底鷄以稍刺殺之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與建
康僧辯傳首江陵截手送于齊暴景尸于市士民爭
取食之并骨皆盡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踈
秀廣頰高顴色赤少鬚低眦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
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既南奔魏相高
澄悉命先剝景妻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
入宮為婢男三歲者並下蚕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
御床乃並煮景子於甕其子之在比者殲焉王偉被

擒送至江陵獄中上五百餘言詩偉通周易有文采
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
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
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
剜腹臠而殺之

鄱陽王範桂陽王憊郢州刺史恪正德正表皆武帝
從子武帝始無子養正德為嗣及太子統生正德還
本心常怏怏遂奔魏復歸故侯景之叛以正德為間

隋宇文述父子

中附雲定興

隋宇文述代郡武川人也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虎賀若弼兩軍趨丹陽述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擒而蕭巖蕭巖據東吳地述領軍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為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

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賚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酬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今與公爲歡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太子以述爲左衛率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從幸榆林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堠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

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由是帝彌悅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詳議偶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

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
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卽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淥
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
亥德來詣其營述先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旣而緩縱
之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文德
目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中七
蹶首捷旣恃驟勝又入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
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
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
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及衆半濟

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田一被
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
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三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
年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
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馳
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謂述軍至西遁將圖關中
述與將軍來護兒屈突通等躡之至閩鄉皇天原與
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
突厥之圍鴈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
樊子蓋並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

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風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官人百寮諫乃止及卒贈司徒尚書令謚曰恭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士公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倣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以製袂頭巾令深覆耳人又學之名爲許公陌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末宮謂之曰兄所製器仗

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已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在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爲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閔帝稱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字文化及述長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

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卽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辦髮訖以公主救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死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至洛

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
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
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卒欲叛未審遣校
尉元武達陰問知術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
禮直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陽人
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
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
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
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慮虔通曰正恐
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

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遁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
敏鷹揚郎將孟景直長許弘仁城門郎唐奉義醫正
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頭交言無迴避於坐中輒
論叛計並相然許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
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
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
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擄掠居人財物西歸智
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
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請以化反為主約定方告化及
化及性駑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

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大恐心未一更譎詐以
脇驍果請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
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編告所識者言陛下聞
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亭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
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
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知計行遂以
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
奉義王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
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
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

隔絕帝以爲然孟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侯衛
武貴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
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
象殿殺將軍獨狐盛武貴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
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
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
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
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卽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
至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
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七及在公主

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
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
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
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已者
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唯留秦宗王子
浩立以為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
顯福宮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
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自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
收取啓狀與奉義方裕世良體等參決之行至徐州
水路不通復奪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

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
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
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與其黨謀
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為主弘仁知之密
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
軌以城降之尚書令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
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
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擒送於侗所
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
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王軌怨

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畧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飲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弒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非爲汝乎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關閱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

日爲帝乎以於是鴆殺浩僭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大壽置百官口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乃東北趨聊城將招攜四海傍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餉餽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其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擒化及悉擄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揚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弒逆并二子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兇好與人

羣聚習放鷹犬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丞澤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織芥之愆必加鞭笞第士及恃尚主又輕忿之唯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兇悖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弒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九



